書評方場

以錯攻錯乎？

陳進發

既然語言因題材而定，尤其文中歌仔戲的臺詞，會使人在心中自然而然的以臺語去唸它。其實這樣唸，反而彆扭極了——因爲作者不論描寫或對白，大部份用極流利的國語來寫。

比如文中主角這句對話：

『這場戲演得好差，演員不負責任，草草散了」

若依臺灣口語，不會是這樣寫法的。

好幾句歌仔戲對白唱詞，也不像原唱詞，倒像黃梅調的或京劇的，吻合流暢的白話文語調。

這能够算「題材和文字融合」？（司馬的「散戲淺評」）

在評審會議上，司馬中原說：「我喜歡（散戲）那種文字粗糙的統一基調，使生活感特別的强」。

這裏你也就不必奇怪，爲什麼五個評審裏，欣賞「散戲」的文字的，是道地外省人的司馬中原，而不是道地本地人的鍾肇政先生了。

編輯先生：

身爲貴刊訂戶與讀者，一向喜歡貴刊評介文字，每次展開猶如欣賞各個武林高手，施展絕招，好不過癮。而貴刊提供擂臺，來者不拒，期能觀摩比較，提高水準，尤令人激賞。

六十八期的羣英會當中，覺得高天生「他山之石與攻錯」一文，立論基礎薄弱，不足以服人。寫下來寄給貴刊，算是個人讀後感。

首先，高先生於文中慨嘆今人談論文學作品往往「崇西卑中」患了文化自卑症，接着截取王文興的一段話——「如欲達到够格的水準，就必須向西方學習，思想和技巧一律學習」——繼而認爲目前文壇充斥着翻譯不像翻譯，創作不像創作的作品，乃是這種論調「種下這般的因，必然結下這般的果。」緊接着，又牽引出顏元叔「談短篇小說——技巧與主題」的一段話，追究今日中國古典文學逐漸式微，乏人問津，主要原因卽由於「吸收西方批評方法的批評家……他們……把西方觀點照單全收……應用西方觀點的成果。」

這幾段文字讀下來，覺得「剪輯」不甚高明，鬆散而不嚴密，以致文中矛盾滋生，立場不穩，難以令人信服——高先生既然否定「思想向西方學習」並且否定其學習成果，以此做爲立論基礎，就應該儘量避免在文中多次引述西方作家的論點來支持自己的論點，也不應該讚許曾經「學習西方思想」（當然不是抄襲）的葉維廉、余光中兩氏爲批評界成績較有可觀者，高先生這樣的批評行爲無乃亦「學習」其「思想」乎？到了後文高先生又犯了一個疏忽的錯誤；提出亞伯拉罕（M. H. Abrams）——宜作亞伯拉罕「士」——的批評名著「鏡與燈」舉出藝術的四要素，並讚揚劉若愚研究深入、進而復出終能創立新說，適用於國人。準此而言，高先生不又是不自覺的在「學習西方思想」（假定高先生讀過此書）；所不同的是高先生並沒有泥而不化，見獵心喜，一意襲用。高先生服膺於劉先生能够學習而不執着，進而予以融會貫通，注入新生命。劉氏的成就無乃「學習西方思想」而又能「應用西方觀點的成果」。所謂「學習」者此所指耶？高先生似乎誤蹈了自己的陷阱，前後言論不一。

高先生認爲「把西方觀點，照單全收，相互激盪的結果，遂有今天的局面……古典小說想要翻身，眞是難，難，難！」「翻身」一詞，不知高先生指的是對古典小說的藝術性曲解、誤解，而未能予以公允恰當的現代詮釋，或者是（經此一錯誤的解釋後從此）

古典小說，乏人問津。如果是前者，則高先生拿「他們」（以顏元叔爲代表？）「一廂情願」的說法：「中國古典（長篇）小說的結構偏向於綴段性（episodic）的結構，缺乏顯着的藝術統一性。」就搖頭嘆息中國古典小說難以翻身，言重矣。中外古典長篇名著之所以成爲名著，不在於結構是綴斷還是統一，而在於其內容主題等是否能够發人深省。高先生對他們的「誤解」，而發出「翻身難」之嘆不也太小題大作而忽視了讀者的辨識力了嗎？如果高先生多舉一些「正確示範」如中國古典小說藉「反覆循環」模式來表現人際生活關係，而其他「正確示範者」如葉余劉等人又能活用善用西方批評予中國古典小說以「合理」的解釋，則翻身何難之有？如果是後者，則今人不讀古典小說多半還是社會型態、文化界、出版界等種種因素所造成的局面，與「他們」「照單全收」（照不照單、照單之後的好壞，見仁見智）的批評觀點並無絕對關係。高先生感嘆古典小說難以翻身，却沒有拿準因果輕重比率，不無言過其詞之嫌。

縱觀全文，高先生對顏先生使用西方批評方法「誤解」中國古典文學頗有微言，並舉例說明之。可惜的是，高先生並沒有以更具體的解釋來澄清顏先生的「誤解」，不少處只以印象式的文字籠統帶過，如「想當然耳」、「嫉史如仇」、「有意忽略文化背景」、「錯誤示範」等等語句，大大的減少了其說服力。高先生又說，劉氏「中國人的文學觀念」一書的詳盡敍述中，使我們知道中國早有文學批評。果眞如此，則高先生更宜乎引述此中國文學批評理論以爲佐證來否定顏先生的「誤謬」。「空有寶藏不挖出來應用」是爲高先生文中叫人惋惜之處。高手交手過招，不只是吆喝吶喊而已，應該使出招數、亮出眞工夫，才能叫臺下觀衆心服。

末了，我必須鄭重聲明，對高先生、顏先生、王先生等三人我均不相識，對他們的文學見解我無意置可否，只是就事論事，覺得高先生此文的批評方式有所破綻所以提出來就教而已。相反的，對他們三位的學問、情操及壯大中國文學的努力我是敬佩的。